

逢周日刊出



雖是世俗眼中的貴公子，卻無礙趙式慶追尋思想自由，過自己的精彩人生

趙式慶

世俗貴公子

浪蕩思想派

如何界定趙式慶的工作範圍，是個難題，鄂倫春基金會創始人、香港中華國術總會總裁、思想派的貴公子……僅僅其中一項，顯然都不能完全進入他的思想世界。和他詳談，會發現他的視野驚人地開闊，邏輯思辨周密，他知道自己身處何地，在歷史文化傳承的體系中，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或者是能做些什麼。

在趙式慶的思想海洋裡，對自然與人的關係思考，佔有極顯著的位置。在他看來，人與自然必須達到和諧統一，人完全可以通過與自然合一的途徑尋找生活的意義。

本報記者 于靜（文） 杜漢生（圖）

趙式慶是身家過億、華光船務董事長趙世光之子，是世俗眼中的「貴公子」，在國外長大的「鬼仔」，而他無視世俗對他身份的預設期待，有些特立獨行，還是個涉獵極廣的「思想派」，觸及哲學、社會學、美學、人類學等多個領域。他說，十幾歲時很多疑問找不到答案，那時喜歡思考，於是修讀哲學；讀完哲學後，發現理論和實踐有很大差距，而哲學另外一面是美學、社會學，是文化，於是他去北京大學讀美學。回港後，在中文大學教授建議下他開始學習人類學。

濃濃鄂倫春情懷

帶給他人生較大轉變的是在北大讀美學時，他第一次去鄂倫春，那是個十分偏遠地方，距離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還有十幾個小時的車程。趙式慶說，「當時沒什麼錢，去到那地方當地人對我沒隔膜，人與人關係很近，這是我生活到22歲為止，第一次感受到什麼叫「真善美」。從內蒙古草原走到鄂倫春，一條路上，趙式慶發現人和大自然相處原來這麼接近，人可以物質享受這麼少，卻這麼自然快樂。他說，那種與生俱來的快樂，在大都市豐富物質文化中找不到，應該是每個人有條件去享受到的，是最好的、最有價值的。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深深感染了他。



2005年，鄂倫春基金會兩位董事趙式慶、白英在內蒙古根河市阿龍山進行田野工作（受訪者提供）

當時趙式慶住在當地一個老太太家，當他離開時，老太太簡單一句話讓他感覺需要做些什麼。老太太說，「慶，我們鄂倫春的文化，你們看到的還很少，我們的文化和價值觀到了我們兒子、兒子的兒子時是否能體現，我沒有把握，只希望文化不要完全消亡，最起码帶到博物館。」「就這麼一句話我從來沒忘掉，很多東西是種感受吧」，趙式慶說。

鄂倫春人被稱為馬背上的民族，他們騎驕騎射，世世代代在大、小興安嶺的森林裡，居無定所，過着遊獵生活。而昔日的狩獵活動，如今已經逐漸消失在密林深處，這對於以遊獵作為文化基礎的民族而言，無疑影響深遠。趙式慶說，60年代以後捕獵文化已經終止，有的人還有牌照，但大部分是老人。年輕人沒有機會接觸，加上五、六十年代大量外地勞力湧入大興安嶺，鄂倫春人上學工作都改用漢語，都市化的人們不期然覺得他們落後。



2006攝於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受訪者提供）

趙式慶發現，70年代「文革」以後在鄂倫春出生的小孩都說漢語，大部分人只聽懂一點點鄂倫春語，都不會說，也不願意說。而60年代以前出生的鄂倫春人，自我文化認識則很清晰，他們用鄂倫春語言與族人交往。趙式慶說，其實十多二十歲的孩子，他們並不是沒有民族自豪感，也不是不接受鄂倫春人身份，只是沒有機會接觸，沒有環境去認識自己的文化。

文化定位找自己

趙式慶2004年成立鄂倫春基金會，開始了文化保育工作，包括提倡民間節日、開設工作坊學習傳統手工藝、在海外為民族工藝品尋找銷售管道、將文化帶入民族博物館等，並吸引更多年輕人介入，如以文化為題材，在中小學舉行創作比賽，發現青少年對本民族文化有很大興趣。

為何幫助年輕鄂倫春人找到自身文化定位，在趙式慶眼中如此重要？這源於他一出生就處於多種文化交流的背景中：在英國殖民地香港出生，父親是上海人，母親是台灣人；父親的生意經常和外國人打交道；他十二、三歲去了英國，在西化環境下長大。趙式慶說，過去他對民族概念模糊，人就是人，人更重要是互相尊重，但他後來發現人若沒有明確身份定位，會變得生活艱難和混沌，不知道要幹什麼。人有思想需要依託，可能依託的是國家，還是文化，因時因地而異。

趙式慶認為如今的香港人缺乏定位，回歸十年搞不清楚什麼是香港人，對大陸態度也很模糊，既以身為中國人很自豪，但又覺得自己和大陸人處事態度不一樣，香港人十分矛盾。目前青少年吸毒問題嚴重，也是因為青少年對自己是誰、需要什麼等等缺乏答案，於是只有通過吸毒喝酒，和其他迷失青年在一起，便不用思考這些問題。趙式慶說，如果要克服這個問題，需要通過教育，給他們很正確的思想指導。而文化本身是多個載體，很多元化，深入生活每一部分，包括你穿的衣服、坐的形態、寫的字……文化讓一切連貫起來，將給青少年樹立新的目標。

人與自然本和諧

趙式慶的文化保育工作，並非簡單拾回鄂倫春人的「集體回憶」，而是為傳統文化創造空間。他指出，文化是活態的東西，要與時俱進，如果與時代和人脫節，便沒有生存空間。同樣，鄂倫春文化找不到現代文化定位、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它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另一方面，趙式慶說，文化和環境有很直接的關係，是整個體系的一部分，不同文化產生不同生活方式。工業革命以後，科學技術迅速發展，都市生活用的物料、買的東西，人們不需要知道它們的製作過程，人的生活與生產過程脫節了，與大自然關係也是脫節的，導致環境受到很大破壞，人和動物失去生存環境，這時政府才意識到要保護環境，這其實和鄂倫春人與大自然和諧的原始觀點是一致的，他們的觀點其實是很先進的。由此可見，重拾文化傳統，也是人們重新認識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關係，與自然重修舊好的機會。

趙式慶與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地脈基金會」，在文化保育工作的基礎上有了更深遠的推廣，致力推動環境保育、文化社會發展、經濟商機三元素發展，並建立三者良性循環的體系。趙式慶說，為了這個工作方向，他找尋了10年，才最終找到了答案。



鄂倫春人手工製作的樺樹皮儲物箱精巧實用，望能通過基金會遠銷海外



2005年，鄂倫春基金會董事鄭慧師在內蒙古根河市阿龍山鄂克溫族與古亞特獵點進行田野工作，旁為鄂克溫族長者瑪利亞索（受訪者提供）

復興中華體育文化

擔任香港中華國術總會總裁的趙式慶去年成功舉辦首屆「香港國際功夫節」，這本質上是一次以中華民族體育為核心的文化活動。眾所周知，沉寂已久的孔孟之學正出現復興的局面，國學在中華大地漸成熱潮；而談到文化復興，我們常常會忽略了中華民族固有的身體文化，忽略了自古以來中國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民族體育體系。

趙式慶說，我們講孔子離不開身體文化及平日在生活上的體現，但它沒有被教育系統重視，學校體育都是西方課程，和中國理念有差距。奧林匹克精神宣傳更快更高更強，體現不了「循道敬道」的精神，西方田徑運動表達的是西方體育精神，更重要是比勝負。而日本、韓國東方運動價值觀，體現的是禮節，體育運動的過程是重要的，即通過過程體現「德」，得到綜合素質提高。

致力統一運動文化

20世紀初，日本推行明治維新，把若干零散的運動文化統一起來，叫「武道」，包括空手道、柔道、劍道等，體現日本傳統武士精神，並把傳統武士道升華。1928年，中國便開始有「中央國術館」，提出「國術」一詞，力圖把民間運動傳統統一起來。趙式慶說，但現在韓國、蒙古做了，中國還沒做到。這其中有些歷史因素，中國50年代曾力推武術，但面臨社會變革，運動不是當時最重要的東西。

現在中國崛起，中華文化更要進一步統一和復興，建構中國民族體育的體系，繼承和重建國術。趙式慶說，雖然中國健兒在奧運會屢獲金牌，令國人振奮，但我們還應該積極弘揚自己的體育文化，體現中國人的運動價值，但普羅大眾並不認識，因此教育便顯得尤為重要。目前中華國術總會正協助編撰體育教材進入學院，為統一中國運動文化盡一分力。



簡單生活亦精彩

趙式慶將自己簡單定位為一個希望把生活活得有有意義的人、是香港某個家庭的成員、某個社會成員，做適合身份、地點、時間的事。雖然出身名門，趙式慶身上沒有許多富家子的習氣，從不出現於聲色犬馬場所，喜歡保持規律健康的生活。他說，平日生活很豐富、很精彩，不用特意找娛樂。「我不覺得無聊，我工作很累，下班便回家陪家人老婆」。他還說，過去每天起很早，每天至少2個小時鍛煉，不單是練武術，但近兩年工作忙，生活做不到規律。

偶遇佳人 定終身

說起太太，趙式慶臉上流露出難掩的幸福。他與太太在香港認識，緣於一次朋友的無意介紹。趙式慶說，一次從大興安嶺回來拍了許多照片，有搞藝術的朋友建議他辦展覽，他覺得自己沒有經驗，朋友便給他介紹一個擅長做展覽的人，未料無心插柳成蔭。

兩人一見如故，在「天人合一」的想法上不謀而合。趙式慶指太太對天人合一的感覺更超前，原先她在國外做過一些項目，採用無災害耕種實現原生態耕種方式，那是個綜合性嘗試，不僅生產方面，還包括生態和生活方式。「在她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

趙式慶的電腦桌面是女兒的照片，他說太太現在大部分精力放在小孩身上，十分辛苦，愛妻之心溢於言表。